

强迫被害人发红包,指使不同的人抢红包、取现 敲诈的赃款被“无接触”式洗白

《检察日报》 卢志坚 林嘉欣 王春

“裸聊”后应对方邀请加入一款App,被害人把手机号码录入后才发现,通讯录被对方获取,“裸聊”过程也早已被全程录了视频,不得不按照对方要求加入微信群不停发红包,直到忍无可忍报了警。

案发后,一个通过线上抢红包、线下取现方式转移非法资金的犯罪团伙率先浮出水面。近日,崔某等9人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案被移送江苏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而利用“裸聊”视频敲诈的上游犯罪团伙成员尚未到案,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

甜言蜜语布下陷阱

今年3月的一天,钱先生通过某手机App添加了一名叫小美的女性为好友,之后二人便通过线上视频“裸聊”。不久后,在小美的要求下,钱先生下载了另一款手机App,并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录入了该App中。

“录入之后小美获取了我的手机通讯录名单,她给我发消息让我给她汇3888元钱,不然就把‘裸聊’视频发给我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系人。”钱先生这才知道,小美对整个“裸聊”过程进行了录像,而他应小美要求下载使用的App则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出卖给了对方。出于恐惧,他立即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将3888元汇入了小美提供的银行账户。但对方显然不满足于此。

接下来,在小美的指令下,钱先生通过扫码进群的方式陆续加入了5个群聊,并在这些群内发了56个1000元红包。在红包被群内成员抢空后,小美又向其索要1万元钱。“我把1万元汇过去后,她又问我要钱,但是我实在没钱了。”面对小美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索要,钱先生无力招架,最终选择报警。

警方立案侦查后发现,小美在作案过程中使用的是假名,没有任何可以核实身份的信息。而随着侦查的进一步深入,警方发现,小美仅是犯罪团伙中的一

员。这个犯罪团伙均是通过“裸聊”录制聊天视频并向被害人勒索钱财的方式牟利,目前已有16名被害人报案。而小美等上游犯罪团伙成员作案均借助“第三方”与被害人进行转账交易,且与“第三方”之间也无实际接触,导致团伙成员均未到案。目前公安机关正对小美等人涉案情况展开进一步侦查。

根据被害人微信红包的领取记录,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了崔某、何某等9人身上,并赴云南省将9人抓获归案。经侦查,这9人虽不了解上游的犯罪情况,也并不直接与小美等人接触,但红包中的资金却由上游犯罪团伙人员监管,并逐渐形成了一条“线上抢红包——汇总红包至专人账户——线下银行取现”的洗钱犯罪链条。

雇人抢红包洗赃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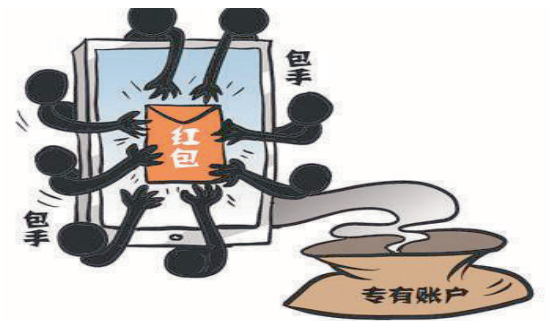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初,崔某在朋友打麻将的邀约下,与堂哥何某来到云南省文山州某宾馆赴约。“当时宾馆房间里人挺多,我都不认识,其中有个男的对我们说,要用我们的微信号在微信群里抢红包,抢完之后会给我们两三百元钱作回报。”由于两人都没有工作,崔某、何某在得知抢红包也能挣钱后便爽快同意,成了该团伙的“包手”。

之后,二人在房间内与其他人通过“面对面建群”的方式,先后进入了5个群内人员配比一模一样的微信群。每个群有11个人,崔某、何某等7人为“包手”,其余4人实时监督资金流向。4人告诉群内的“包手”不得互相添加微信好友。

建群一个多小时后,便有一个人通过扫码的方式进了5个群,而后开始发红包。“包手”抢完红包后将钱汇总至其朋友指定的“包手”处,之后崔某与何某分别得到了300元报酬。

无需成本投入、无需付出劳动,用手机简单操作就能短时间内轻松获得几百元报酬,面对这份工作,崔某与何某乐此不疲。

经查,短短2个月左右,包括崔某在内的7名“包手”便通过微信抢红包的方式转移资金131万余元。



指使他人取现完成洗白

红包汇总后,微信群的作用就发挥到位了,这时便轮到取现组上场,杨某便是该组成员之一。

今年1月,在与朋友的一次聊天中,杨某了解到一种新型赚钱模式:用自己的微信收取别人的款项,之后再通过取现形式将现金交给对方,操作完成后可获得一笔报酬。心动的他不久之后便通过该朋友添加了“上家”的微信,并商定按照千分之十二的比例抽取报酬。

“我感觉这个钱肯定有问题,于是就找了我的朋友岩某问他做不做这个,想把他推到前面,并承诺给他千分之六的报酬,他同意了。”之后,杨某便将岩某的微信收款码发给了“上家”,由岩某负责收钱,并将钱从银行取出。

“钱取出来后,我会根据‘上家’的交代将现金送到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家具店里面去,店里有人拍下我送钱的视频,那个人会把视频发送给‘上家’表示收到钱了,之后‘上家’便会通过微信将好处费转账给我。”杨某在讯问中这样供述,在经过这样“无接触”式的交付操作后,涉案资金便成功“洗白”。目前,店内收钱人员身份尚在侦查中。据悉,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,杨某、岩某通过收款、取现形式转移非法资金195万余元。

今年3月,公安机关对此案立案侦查。7月,案件移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。经审查,该院认为崔某等9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,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在综合考虑犯罪情节、其他涉案人员均未到案可能发生串供风险等情况后,该院对9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。

日前,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,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。

患病老人百万存款消失,竟是“最信任”的保姆所为 法官提醒子女常回家看看

《信息时报》 何小敏 通讯员 云法宣

老人存折里有百万存款,密码连儿子都没告诉,结果存折里的钱被提取一空,这是怎么回事?近日,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审理了这宗盗窃案。

老人担心忘记密码,告诉“最信任的人”

2014年,刘某经人介绍,到广州市某街502房照顾王伯和吴姨夫妇,负责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。

早年,吴姨就因中风长期痴呆,是限制行为能力人,其名下有一本定期存折由丈夫王伯保管。王伯比吴姨年长,享受的养老、医疗待遇比吴姨更有保障,所以他一直很担心老伴的养老问题,因此对定期存折里的存款看得很重要,就连他们的两个儿子也不知道存折的密码。

随着年龄增长,王伯也患上老年痴呆症,他知道自己记忆力日渐衰退,害怕有一天忘记了存折密码,又害怕两个儿子知道存折密码后对这些存款有想法。思来想去,王伯决定把全部存折的密码告诉自己最信任的“贴心”保姆刘某。

起初,王伯每月会带着刘某去银行取钱,支付保姆工资及日常生活开支。随着王伯年岁增长行动不便,加之对刘某的信任,便将夫妇名下4本活期存折交由刘某

全权保管,仅剩吴姨名下的定期存折由王伯自己保管。

刘某因欠下巨额赌债被债主多次追讨,她开始盯上王伯保管的定期存折。2018年至2019年,刘某趁着王伯痴呆症发病,频繁带王伯到银行将定期存折里的存款多次提取一空,继而将上述钱款据为己有,共计118.1万元。

2020年1月3日晚,王伯的儿子回到家中查看存折发现存款已被转空,遂报警。

刘某辩称:“我没有盗窃王伯的财物。这里面有部分钱是奖金,有部分钱是借款,我只是预支工资,提前拿钱而已,王伯都是知道的。”

保姆以盗窃罪获刑13年

法院认为,本案中,根据刘某供述、证人证言、银行交易流水、鉴定意见等证据,可以证实刘某在担任王伯家保姆期间,多次带领王伯前往银行取款,而结合王伯、吴姨在涉案期间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,以及该定期账户的使用用途、2018年之前的交易习惯,王伯有意识地主动将定期账户内的存款取出用于他处明显不合常理。

因此,该定期账户内存款虽非由刘某本人在银行柜台操作提取,但其作为长期照顾王伯、吴姨二人生活起居的保姆,在明知二人不能完全辨认、表达自己的行为、意思,且不具备管理该定期账户职权的情况下,仍多次带领王伯前往银行取款并对取出资金实际占有、

控制,未能说明上述钱款的合理去向,故可以认定刘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,客观上实施了将王伯作为工具、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。

刘某无视国家法律,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多次盗窃他人财物,数额特别巨大,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刘某自始至终无任何悔罪表现和意思,法院酌情从重处罚。

综合全案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,法院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3年,并处罚金20万元,追缴刘某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。

刘某不服,提起上诉,广州中院二审判决: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
法官提醒 要选择正规机构雇保姆

法官表示,近年来,家政服务市场快速发展,但由于入职门槛低、行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,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,诸如此类的保姆盗窃案屡见不鲜。雇主要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企业或中介机构,通过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家政服务的项目、责任及赔偿范围,详细了解保姆的真实身份;妥善保管家里的贵重财物。

百善孝为先,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保姆虽然可以代替儿女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,但在精神关怀层面,谁也无法取代儿女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即使家有保姆,儿女也要常回家看看,让老年人拥有暖心的晚年。